

# 汉语修辞式推论

周武萍 陈宗明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H15  
158

# 汉语修辞式推论

周武萍 陈宗明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修辞式推论 / 周武萍, 陈宗明著.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78-1404-7

I. ①汉… II. ①周… ②陈… III. ①汉语—修辞学  
—研究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7658 号

## 汉语修辞式推论

周武萍 陈宗明 著

---

责任编辑 蒋红群 任晓燕  
责任校对 穆静雯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57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404-7  
定 价 4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 卷首语

“修辞式推论”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可是亚里士多德这一修辞学传统，到了中世纪却被人们“莫名其妙地遗忘了”。如今历史已经发展到 21 世纪，我们期盼着“修辞式推论”的幽灵能够回归它的修辞学家园，而不再流离失所、浪迹天涯。

# 前 言

《汉语修辞式推论》，顾名思义，研究的是：第一，推论；第二，修辞式推论；第三，汉语修辞式推论。

推论是推理的言语形式。就《汉语修辞式推论》而言，就是把逻辑工具应用于汉语修辞的研究。

修辞式推论研究的出发点是修辞。所谓“修辞”，是人们为了实现成功交际而采取的“达意传情”的言语行为。说得更为具体一些，就是说写者为了说服听读者，使之具有与说写者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感情而采取的说服方式。修辞式推论研究的就是修辞在“达意传情”过程中的推理的应用，包括使用什么样的推理形式，采取什么样的推理步骤，传达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修辞式推论揭示了说写者与听读者彼此间如何应用逻辑工具沟通思想感情的秘密。

汉语修辞式推论只研究汉语修辞，不研究除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修辞，比如英语修辞、俄语修辞、日语修辞等等。然而汉语修辞式推论又不着眼于一般意义上的汉语修辞，而是研究汉语修辞中的推论。因此，不妨将汉语修辞式推论看作汉语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当然，它也是一种应用性的逻辑。

从符号学的意义上说，汉语修辞式推论属于语用学。语用学研究情境中的符号意义，研究言语交际从表达到理解的认知过程。修辞固然是说写者关于表达的事情，但是修辞效果——能否“达意传情”，那就与听读者的理解密切相关了。语用学研究的意义包括本义和推出义。修辞式推论着眼于修辞推出义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修辞者所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以便听读者更加准确地理解说写者所要传达的“意”和“情”，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思想感情”。我们使用逻辑工具，目的是使推出义的分析具有某种程度的“唯一性”。在这本书中，我们主要应用描述法，一种非形式化的逻辑方法，目的是希望拥有更多的读者。从另一意义上说，“杀鸡焉用牛刀”，能简单绝不复杂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辞研究不能形式化。关于后者，请参看我们写的《汉语句义的形式分析》一书。

“修辞式推论”肇端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修辞学》一书中，把修辞术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他说，修辞术论证采用三段论法，这是一种或然式证明，称为“恩梯墨玛”（enthymema），即修辞式推论。亚里士多德被人们誉为“逻辑之父”，又是西方科学修辞学的创立者，他的《修辞学》一书，语言学家说是修辞学，而逻辑学家则看成逻辑。从一定意义上说，修辞式推论既属于修辞学，也是逻辑。

历史经过了2000余年的漫长岁月，亚氏修辞学历尽坎坷，今天终于迎来了美丽的晨曦。语用学关于交际理论的研究，佩雷尔曼“新修辞学”的提出和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数理逻辑研究的发展，开创了修辞式推论研究的崭新局面。我们今天，既不是简单地回归亚里士多德，也不是循着前人的脚印，停留在一般的语用学或论辩修辞学的研究上，我们将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汉语”这个特定对象的修辞式推论进行比较系统的探索，努力为汉语修辞学的新发展尽绵薄之力。

著 者

2015年8月

# 目 录

<b>第一章 修 辞</b> .....	001
第一节 修辞与认知 .....	001
第二节 修辞的两分野 .....	010
第三节 修辞技艺(上) .....	018
第四节 修辞技艺(下) .....	034
第五节 修辞与逻辑 .....	047
<b>第二章 修辞式推论</b> .....	054
第一节 推 论 .....	054
第二节 亚氏修辞式推论(上) .....	063
第三节 亚氏修辞式推论(下) .....	070
第四节 亚氏修辞学说的历史命运 .....	079
第五节 汉语修辞式推论研究简述 .....	087
<b>第三章 情境省略</b> .....	098
第一节 情境,省略的必然和可能 .....	098
第二节 省略三段论 .....	111
第三节 假言和选言推论 .....	120
第四节 归纳和类比推论 .....	128
第五节 隐含,另一种情境义 .....	132
<b>第四章 话中隐义</b> .....	138
第一节 预 设 .....	138
第二节 衍 推 .....	151
第三节 规约义 .....	156

<b>第五章 言外之意</b> .....	165
第一节 言外有意 .....	165
第二节 信息原则 .....	172
第三节 幽 默 .....	182
<b>第六章 修辞格:语音和语形辞格</b> .....	194
第一节 修辞格的推论 .....	194
第二节 语音辞格 .....	203
第三节 语形辞格 .....	208
<b>第七章 修辞格:语义辞格</b> .....	220
第一节 联想型辞格:比喻 .....	220
第二节 联想型辞格:其他 .....	231
第三节 反事实型辞格 .....	239
第四节 双义型辞格 .....	245
<b>第八章 文本修辞</b> .....	252
第一节 文本的修辞式推论 .....	252
第二节 微型文本 .....	258
第三节 文本修辞格 .....	270
第四节 风 格 .....	278
<b>第九章 汉字修辞</b> .....	283
第一节 汉字修辞与推论 .....	283
第二节 汉字修辞方法 .....	287
第三节 汉字修辞格 .....	291
第四节 字 谜 .....	299
第五节 测字,汉字修辞的异化 .....	307
<b>后 语</b> .....	313
<b>参考文献</b> .....	316

# 第一章 修 辞

## 第一节 修辞与认知

### 一、修辞，达意传情的手段

什么是修辞？修辞学家曾经给出过许多定义，比较起来，还是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说得简单明白。他说：“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sup>①</sup>这就是说，修辞不是别的什么，它只是人们言语交际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达意传情”。

“达意传情”的“达”和“传”可以互训，即达者传也，传者达也。因此用现代汉语双音节词来说，“达意传情”可以说成“传达情意”。“传达”是言语交际的方法或手段，“情意”即思想感情，是交际者所传达的内容。

然而“传达”云者，不仅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述出来，而且要“达及他人”，让对方也具有跟你一样的思想感情。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说：“‘达’者‘通’也，要能够通彼此之情才算是达。换句话说，达还是不达，作者自己没有资格决定，要读者来下断语。”<sup>②</sup>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就不能不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手段，才能够把自己的情和意传达得“好一些，更好一些”。这样的方法或手段就是修辞，至于传达出来的真实结果，就是人们常说的“修辞效果”。

读者大概熟知贾岛“推敲”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对于我们具体地理解“达意传情”，应当说是很有说服力的。

唐代诗人贾岛以“苦吟”出名。有一天，贾岛骑在驴背上，忽然得句“鸟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②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年版，第178页。

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后又觉得“推”字不如“敲”字。他还在驴背上作“推”“敲”之状，不觉撞上了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被人捉拿到韩愈面前。贾岛把“推”“敲”未定的事情说了，韩愈沉思良久，说：“作‘敲’字佳矣。”于是贾岛就把这句诗定稿为“僧敲月下门”了。试想皓月当空，夜深人静，僧人（当时贾岛就是僧人）归寺，轻轻的敲门声惊动了树上的宿鸟，引起鸟儿一阵躁动不安。一个“敲”字就境界全出，自然比“推”字更能够“达意传情”了。

贾岛的“推敲”过程就是修辞过程。由于故事生动，流传甚广，“推敲”二字差不多成了“修辞”的同义语。人们常说：“让我推敲推敲。”意思就是说，让他考虑一下修辞问题。

当然，一件“推敲”小事并不能说明贾岛勤于修辞的“苦吟”精神。他还作了一首《送无可上人》的诗，诗云：

圭峰霁色新，送此草堂人。  
麈尾同离寺，蛩鸣暂别亲。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

这首诗的“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句下有一个自注，这自注也是一首小诗：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好一个“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还不能说明贾岛勤于修辞的苦吟精神么？

还有一件事情：每年的最后一天，亦即旧历除夕，贾岛都要把一年所作的诗篇祭以酒脯。祭曰：“劳吾精神，以是补之。”贾岛祭诗，也在学林中传为美谈。

贾岛写诗，每一句甚至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推敲修改，但是到了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儿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好像一气呵成，完全出于自然。比如这首“自注”小诗，何等自然流畅！所以，贾岛不仅是勤于修辞的楷模，而且是一位善于修辞的大师。

话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修辞只是那些大学问家的事情，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或者问：修辞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有这个必要么？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写文章都有一个简单但是非常确定的想法：怎么样能表达得好一些，更好一些。也就是说，每个人每一次的表达都在

修辞,只是过程有长有短,质量有粗有精,一切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有的人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有的人则需要冥思苦想方得佳句。即使同一个人,有时候只需随口应对,有时候则要仔细推敲。推敲固然是修辞,但修辞未必一定经过推敲,修辞现象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慌不择言”的时候,才没有修辞。

我们说“每一个人”都从事修辞活动,因为人们都有“表达好一些,更好一些”的念头。至于表达结果亦即修辞效果如何,那就要看修辞者的修辞素养如何了。

例如北京市一位女民警,有一次讲述他们为天津王大娘找到失散36年的女儿的经过,就表现了很好的修辞素养。下面是她谈话录音的开头部分:

我们呀,是在1974年吧,接到天津万德庄王大娘来信。她说呢,要查找她女儿。查找女儿的线索就是这些,别的没有。就是,她说天津发大水那年没有的。孩子当时给了人。给的人呢?就是一只胳膊;介绍人呢,是三多奶奶,条件就是这个。可是我们收到信以后,这可上哪儿找去?……

(陈建民《说和写》)

我们不知道这位女民警是不是学过修辞,仅就这个简短的语段来看,她是很会修辞的。从修辞学上说,这属于日常谈话体。女民警的谈话以结构简单的短句为主,语意明确;频繁地使用“呀”“吧”“呢”等语气词,体现了口语的特点;“给的人呢,就是一只胳膊”,不经意间使用了“借代”辞格:以一只胳膊借代那个人。整个语段层次清楚,前后呼应,而且是在随意的谈话中实现的。谈话不比写文章,没有条件像贾岛那样仔细推敲,如果不是平时训练有素,很难取得这样好的修辞效果。

再举一个例子。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中山陵》。开头是这样写的:

昨天我到中山陵去玩,看到三个孙中山。下面的一个站着,是铜的。爬到上面,房子里有一个坐着,是白色的。屋子里面还有一个睡着的……

(王栋生《赤裸着站在上帝的面前》)

这位小作者大概没有学过修辞学,然而他语出惊人:他在中山陵“看到三个孙中山”。他怎么会看到孙中山而且是三个呢?小作者首先制造了一个悬念,以唤起读者的兴趣,然后从容地说出原委。文章充满着孩子的天真和稚气。这说明即使是小孩,也能够进行修辞活动。

从前面的例子不难看到,无论是诗人贾岛,还是那位女民警或二年级小学生,他们在传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时候,都很会修辞,并且取得了很好的修辞效果。他们的交际都是成功的交际。

一个人的修辞能力是天生的,而修辞素养则是后天培养和训练出来的。

下面说说修辞学。

“修辞”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是动词用法,即前面说到的“达意传情”的修辞活动;二是名词用法,是指一门科学,一门研究“达意传情”的科学——修辞学。比如说“我们要学点修辞”,这“修辞”就是指修辞学,而不是修辞活动。

修辞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有东西方两个源头。在西方,“修辞学”为英语 Rhetoric,源于希腊语 Ρητορικ ή,本意是流水,因为话语从思想涌出,像流水一般。在中国,古老的《易经》有云:“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宋代王应麟解释说:“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意思是说,修辞要求感情真诚而又富有文采,如果光有文采,那只是花言巧语。古人还把修辞看作君子立业的一个条件。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人们为了“立业”,都很强调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养,其中包括修辞素养。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我们只凭着与生俱来的那点修辞本能,就远远不够用了。我们应当系统地学习修辞学知识,熟练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段,这样在“达意传情”的时候,才会思如泉涌,妙语连珠,有效地说服对方,从而取得交际乃至事业的成功。

## 二、修辞的认知意义

作为科学,修辞学属于符号学的语用学,它是一门认知科学。

符号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因为远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就有人研究符号问题;说它年轻,是因其作为一门现代符号科学,还是20世纪初的事情。当时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第一次把语言符号解释为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索绪尔所说的“能指”是语言的“音响形象”,“所指”是能指所表示的概念。他还把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比作一张纸,思想(概念)是纸的正面,声音是它的反面。与此同时,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也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理论。在皮尔斯的著作里,符号除符号形体(能指)和符号解释(所指)以外,还有符号所指示的客观事物,即符号对象。索绪

尔和皮尔斯被公认为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奠基人。<sup>①</sup>

20世纪30年代,美国哲学家莫里斯把符号学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组成部分。他说,语形学研究符号相互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和其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至于语用学,它研究符号和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②</sup>

就语言符号而言,比如语法关系属于语形学,词典所解释的意义属于语义学,与语言符号使用者相关的话语研究属于语用学。至于修辞,它是语言符号的应用,不属于语形学,也不属于一般的语义学,修辞作为一门美辞学和认知理论,应属于语用学。“语用”,这才是修辞的本质。

修辞作为一门语用学,具有行为性、交际性、对于语境的依赖性、实用性等诸多特点。下面分别做些讨论。

### 1. 行为性

语用学研究符号和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修辞属于语言符号使用者的个人行为,亦即言语行为,因而具有行为性。

言语行为理论<sup>③</sup>认为,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1)语谓行为,即“说了什么”。或者说,符号使用者使用了哪些语言符号,含义是什么。

(2)语旨行为,指说话者的“用意”,逻辑上叫作“命题态度”,比如陈述、断定、询问、命令、许诺、致谢、道歉等等。在修辞学上,“用意”或“命题态度”称为“题旨”。

(3)语效行为,即言语表达的效果。从修辞学的角度上说,也就是“修辞效果”。

请看下面的例子: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史记·陈涉世家》)

陈涉即陈胜,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年轻时为地主耕田,休息时跟同伴们说:“苟富贵,无相忘!”这句话就是语谓行为,意思是说:如果有人富贵了,可不要忘记今天的伙伴们。陈涉的语旨行为是一项“提议”。陈涉“怅

① 参阅黄华新、陈宗明主编:《符号学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章。

② 同上书,第四章。

③ 参阅黄华新、陈宗明:《描述语用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

恨久之”才说出这句话,显然是经过修辞的,然而修辞效果——语效却很糟糕,同伴们嘲笑他说:“给地主耕田,还能谈论什么富贵吗?”

## 2. 交际性

语用学内容丰富,但它主要研究人们的言语交际。“言语交际”是指符号使用者运用语言符号传达思想感情,以协调双方行为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言语交际不仅是说写者个人的符号行为,而且是包括听读者在内的交际双方的事情。说写者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组织成话语,这是表达;听读者从这些话语中明白(或近似明白)了说写者的思想感情,这是理解。言语交际的过程也就是从表达到理解的过程。其一般图式是:

$$I(m_1) \rightarrow U(m_2) \rightarrow E(m_3)$$

I表示意图,m表示意思,U表示话语,E表示语效。在交际过程中,人们的每一表达总是为了实现某种意图I,并且有一个想要说出的意思 $m_1$ ,然后用话语U表达出来,话语U实际表达的意思为 $m_2$ 。作为交际“对方”的听读者,根据话语U来理解说写者的意思 $m_2$ 或 $m_1$ ,而实际理解的是 $m_3$ ,亦即说写者说话语U的语效E。<sup>①</sup>

修辞学研究交际图式中的表达,它虽然不研究怎样理解,但是很重视修辞的效果。对照言语交际图式,陈涉“辍耕”时的表达是深思熟虑的,存在意图I,想要表达意思是 $m_1$ 。“苟富贵,无相忘!”是他经过修辞的话语U,实际表达的意思应为 $m_2$ 。其他“佣耕”者们也算是听懂了他的话语U,理解了意思 $m_2$ ,于是嘲笑他说:“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这就是语效E,含义是 $m_3$ 。实际上,他们并不理解陈涉的意图I以及想要表达的意思 $m_1$ ,所以陈涉感叹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至于陈涉深层的意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却未能为同伴们所理解,所以陈涉这次言语交际,应当说是一次不成功的交际。

## 3. 对于语境的依赖性

语形学研究符号的能指,语义学和语用学则研究符号的所指,亦即意义。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依赖于语境。不依赖或基本上不依赖于语境的意义研究,属于语义学,如词典意义,而必须依赖于语境的是语用学。所以对于语境的依赖性语用学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

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语境就是语言环境,通常指说话中的前言后语,也指书面语中的上下文。然而,交际是一种社会现象,交

① 参阅黄华新、陈宗明:《描述语用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八章。

际双方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所说的话语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交际的时间、场合,交际者(亦即符号的使用者)的社会经历、个人品貌,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等等,都可以成为语境的因素,决定着说写者的修辞方式以及修辞效果。

修辞对于语境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人们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如果“唱”错了“歌”,说错了话,就会导致交际的失败。考察陈涉这次交际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的话语同语境不相一致。陈涉是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当时还是“少时”,“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他的话引起同伴们的嘲笑,他叹息地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既然你是“鸿鹄”,也明白“燕雀安知鸿鹄志”的道理,那又为什么要在“燕雀”面前去谈“鸿鹄”的远大志向呢?这不是类似于“对牛弹琴”而又埋怨牛不懂音乐么?

修辞的语境,我们称之为“修辞情境”。

#### 4. 实用性

语用在于一个“用”字,修辞在于一个“修”字,而“修”就是为了“用”。修辞作为一门语用科学,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恰当的修辞可以赢得成功的交际。古往今来,多少成功之士以他们出色的口才或文才,创造了奇迹般的语效,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例如春秋末年,秦晋两国联合攻郑,兵临城下,郑国危在旦夕,郑伯请大夫烛之武设法解围。烛之武夜入秦营,对秦穆公说: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者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左传·僖公三十年》)

大意是:假如灭亡郑国,秦国真会得到好处,那也不虚此行,然而秦国与郑国并不邻近,只是便宜了晋国,而晋国越强,秦国就越弱。如果保留郑国,只会对秦国有好处。秦穆公认为言之有理,撤兵回国。晋国因为失去同盟,也撤了兵。

实际上,口才和文才都是修辞能力,烛之武以他超人的智慧和恰当的修辞,使郑国避免了灭亡的灾难。如果烛之武只有智慧而不擅修辞,那就未必能够赢得这次交际的成功。古人说,“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烛之武不就是实例么?这其中就包含了修辞的功劳。

修辞学的语用学本质,决定了修辞具有极为重要的认知意义。

根据言语交际图式,我们所说的“修辞”实际上就是寻求最佳表达的活

动过程。修辞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语境认知的过程。具体说来,它包括三个环节,即确立意图 I,组织话语 U 和估量语效 E。

### 1. 确立意图

在言语交际中,人们的任何表达都是有意图的。即使一句寒暄,也体现了问候听话人的某种意图。至于复杂表达中存在的意图,那就更不待言了。

例如《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荆州刘表的长子刘琦因为继母蔡氏不能相容,几次求计于诸葛亮,诸葛亮都以“疏不间亲”为理由不肯为谋。最后一次,刘琦请诸葛亮看一古书,把他引至楼上,然后撤去楼梯,哭告曰:“先生终不幸教琦乎!琦命终不保矣,请即死于先生之前。”诸葛亮止之,乃曰:

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闻黄祖新亡,江夏乏人守御,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则可以避祸矣。

次日,刘琦上言欲守江夏,刘表令刘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镇守。

刘琦前几次求计,诸葛亮的意图是“不为谋”,理由为“疏不间亲”。最后一次,诸葛亮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中改变了意图,终于为刘琦出了上面所说的计谋。

说话人的表达意图是根据情境确立的。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根据情境设想了一些谈话意图,比如根据听话人的某些特点和听话人与说话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谈话的时空条件,等等,设想这次谈话应该告诉听话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样的设想称为“情境假设”。有时候假设不止一个,于是就要根据情境进行选择,称之为“情境选择”。

说话人确立意图的情境假设和情境选择,就是对情境的认知过程。诸葛亮对于刘琦的求计,从“不为谋”到“为谋”的意图转变,显然是对情境进一步认知的结果。起先,诸葛亮只是在“疏不间亲”的一般情境中确立“不为谋”的意图,而刘琦后来的言行使得诸葛亮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最终确立了“为谋”的意图,为刘琦设计了“出走”的计谋。这一过程体现了诸葛亮一系列的情境假设和选择,因而是一个认知的过程。

### 2. 组织话语

确立意图之后,说话人就要根据意图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组织成话语,传达给听话人。组织话语就是实现从  $I(m_1)$  到  $U(m_2)$  的转换过程。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确立意图 I 只是说话人的思维活动,存在于说话人的脑海里,而组织话语则是说话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之于外”,亦即应

用话语传达给听话人。这是实现成功交际的决定性环节。

交际过程中确立意图 I 和组织话语 U 的重要区别,在于后者必须讲究修辞,寻找最佳表达方式,追求表达效果的最大化。诸葛亮在确立“为谋”的意图之后,就要考虑如何用最佳的表达方式把思想感情传达出来。他如果直接说出:“今闻黄祖新亡,江夏乏人守御,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则可以避祸矣。”这本来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但他还是在这句话之前添加了春秋时晋国公子申生和重耳的故事,指出“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的事实,使刘琦更加深刻地理解“避祸”计谋的正确性,从而更为坚定地实施这一计谋。这种寻求最佳表达方式的过程,就是修辞。

组织话语的过程也是情境假设和情境选择的过程。诸葛亮在组织话语的过程中,显然考虑到许多背景情境,比如刘琦的特殊身份,不容于后母,以及刘琦知道申生和重耳的故事等等,做过许多假设和选择,最后用上述话语表达出来。由于诸葛亮的修辞素养很好,上述情境假设和选择只是极为短暂的瞬间,但是这个过程总是存在的。这个过程就是组织话语的认知过程。

### 3. 估量语效

作为言语交际的手段,修辞是一种表达或传达,只出现在组织话语的环节中。但是为了“达意传情”,修辞者不能不考虑听话人的理解能力,考虑能否“达及他人”以及“达及他人”的程度。这就是估量修辞效果,亦即语效 E。

估量语效 E 是修辞者修辞的一个重要依据,即从听话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组织话语。估量语效 E 也有一系列的情境假设和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认知过程。诸葛亮在为刘琦出谋划策时,对于语效 E 的估量是准确的——次日刘琦上言欲守江夏,如愿以偿。

修辞学是一门认知的科学。有些人不曾读过修辞学的书,却有好的口才或文才,那是因为他们善于从实践中学习修辞,知道一些修辞的窍门,因而取得一定的修辞效果。要是他们进一步学习修辞学的著作,那就会“如虎添翼”,取得更大的成功。